制義叢話

制義叢話卷之十八

福州梁章鉅撰

余十歲即隨先資政公游學於泉州之廈門廳廨繼至仙游縣之金石書院旋里後始肄業於鼇峯書院時掌教者爲孟瓶菴師補弟子員後復從游於鄭蘇年林暢園二師之門明師益友受益孔多諸師之緒論遺文既於前卷畧爲甄錄而良友之作有耿耿在心者聊記憶其一二以寓屋梁落月之感於以起發後進亦不謂無稗云

蘇東坡嘗謂舜受堯之天下不自立廟非也鄭康成據禮緯謂虞立五廟亦非也方文輈文以五廟七廟平分二股杭大宗知師說之騎牆另作一文以立七廟奏九成作對亦未見其的惟余友萬虞臣中翰世美作宗廟饗之二句題文最愜余懷其詞云爲五帝

一家之說者謂唐虞揖讓以從祖而傳之從孫則舜之宗廟即堯之宗廟也然觀型釐降其事雖在制禮之前若祁姚同出軒轅則瀆姓亂宗兩聖均不得爲人倫之至且夫爲人後者爲之子此從鞠育備至名分早定者言之也堯之禪未嘗子舜舜之立安得而父堯受人天下而變置其宗祧固非義之盡利人天下而自忘其源本詎可謂仁之至歟惟舜則又以饗之宗堯祖瑱所以明功德之所存而報本隆於所生則雖立廟京師不嫌於二統所以巡守告歸格於藝祖總師有命受在神宗洎作樂殷薦之年來格惟云祖考而丹朱且列於賓也想其時徭能來自遐方既備山龍之采橘柚充夫篚實更羅水草之珍奉嘗而進依然以天下養之心爲非大孝孰能臻此哉爲帝王同祖之說者謂虞夏相承以旁支而入紹正統則舜不傳之子孫無異傳之子孫也然白馬韓流譜系

不識禹說之內若嬀姒其宗顓帝則中興光復二姚且不得睎天室之姻且夫父聖明者子不肖此自極盛難繼相形見絀者言之也均之德繼天下則不足均之才守一國則有餘傅諸子則天下受其病固不可以私而害公析以國則先祀弗克延將奚以篤近而聯遠乎惟舜則有以保之詢謀僉卜所以明天命之有歸而垂裕遠及後昆則且綿歷殷周而微諸百世所以象之假也厲則陳之朱之傲也禹則言之觀典樂命夔之日諭教先於胄子則聖嗣何憂弗類也迨其後鳳飛將育於姜既浸昌而浸熾牛犇兒侵於楚且中蹶而復興保世滋大其觀繼其祖武之休爲非大孝奚以致此哉　按此文即余與虞臣同在芝社會課之作故至今猶誦之不忘蓋經緯史根柢槃深而復準情酌理以出之固當凌躐前修非僅厭倒流輩也

吾閩嘉慶庚申鄉試首題此之謂民之父母出場後芷同人評論闈藝之時一日蕭虞臣過余袖中出一紙曰此余莆田書院學徒闈作君閱之何如余讀一遍驚服不已乃袖以呈鄭蘇年師亦擊節歎賞以為解元在此矣令余請問何人虞臣固斷之蘇年師曰此文若不元吾此後再不論文矣後數日虞臣又袖一紙示余曰此亦莆田學徒之作未知視前日所閱何如余讀之又驚服後以呈蘇年師師亦驚曰此魁才也必售無疑日來閱文頗多皆遜此兩篇遠甚既而曰豈有佳文而皆出莆田又皆出蕭某之門之理吾滋惑焉余亦有悟乃固詰虞臣始皆認為己作今兩藝皆已借刻他氏硃卷恐久之不復知為虞臣文也茲特出之第一篇云天子作民父母核其實而知其難焉夫君天下者父母乎天下特以分言之耳進求其實合此好惡同民者其奚屬哉且王者所以

天下爲一家非徒撫有斯民之謂謂其所以長民者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也雖然爲一家之父母易爲斯民之父母難爲一國之民之父母易爲天下之民之父母尤難蓋所保愈衆所求愈精而此心之誠愈不容於不盡是在引分自責者之無所諉焉耳矣君子之好惡同民若此此其明人利而達人患者息息與天下相感通雖父母之曲體乎其子不過如此也而君子已若此矣此其體之信而達之順者在在與天下相流貫即人子之仰望於父母尙不敢必其如此也而君子已若此矣然則詩所云民之父母非此之謂歟謂惟是勢分相臨則力征經營非不足以煦鴻號顧大君也而聯以家人之誼所恃僅在名乎且夫謂之父母者本非其父母者也天合者雖寡恩不患其離人合者非大順不生其感賜奉以父母之稱即險欸一上賓生我畀或後我以生者以環起而相伺

以是知勢分之不足言也惟此設誠致行之侁有以繫屬之而已矣謂惟此私恩相結則驩虞小補非不足以韙榮名顧被澤也而同於怙恃之恩相感証專以術平且夫謂之父母者其責望有深於父母者也意在而憐不滿覩可以謝其子惠行而政弗舉君不得以謝其民羣奉以父母之親早預設一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以相待於無窮以是知私恩之不足用也惟此大公無我之懷有以怙冒之而已矣是故道有升降而同爲上天之宗子以司牧其民非此卽無以建極而保極符兩大而謂之帝貫三才而謂之王百代之舊章成憲皆以傳父母之精神而通德類情乃以履帝位而不疚位隆首出而其處一王之天下以分理其民非此卽無以引養而引恬以其可歸嚮也而謂之卿以其能扶遂也而謂之大夫百司之鞠育栩循皆以宣父母之德意而顯爲明聽靡不分猷

僉以相從蓋不愧乎父母之名而無所謂邦家之基保艾爾後者哉
誠此矣平天下者當以之自考乎鄭蘇年師評云通體正鋒諦下
引機清眞竟可揄元中後四比之謂三字亦極有發揮此學裴兼
到之文耳目前不易遇也第二篇云即父母而溯其實見尚之所
以王焉夫父母孰謂謂成王也成王錫以爲民父母能公好惡以
絜矩也是可告萬世之平天下者且民之尊其君也曰林烝曰天
帝曰皇王曰后辟所指雖同而惟之各有其義若夫君也而父母
之古未之聞也惟天以周克肖其德俾之奄四海而光宅制六合
以爲家不再傳而頌聲作焉於虖休哉非大順大化孰能當此而
無忝者哉吾引詩而徵之好惡若此此凡爲父母者之所同也而
惟天子爲能充之以愛厥子者愛斯民始克滿乎其量抑凡有天
下者之所明也而惟君子爲能盡之以子天下者君天下庶不愧

乎其名吾於是而恍然於詩所謂民之父母者矣昔惟君文武宣重光丕克怙冒於天下其在周書常訓之篇曰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好惡之謂也度訓之篇曰明王無樂非人無哀非人公好惡之謂也本典之篇曰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教之則父之禮也言人君能公好惡以爲民父母也洪惟沖人作其郎佑不迷文武勤教罔不夙夜祇懼永思艱曰惟天惟祖宗全付予有家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於時羣公卿士亦皆明於好惡之鄉罔不惟民之承君子讀詩至南山有臺之篇而知所謂民之父母者責難之義而非頌上之文也周之開基也以農事而受命也以武功誦七月破斧諸篇見當日之念民依恤民隱者莫非順人情而利導之而豈弟之思統諸此矣周之取天下也以兵然而安天下也以禮樂考周禮周官之制見當日之勅懋函與樂

得者莫非因人情而飾宣之而尊親之戴不外此矣是故仿賢之所謂父母爲文王言之也洪範之所謂父母爲武王言之也而此詩與泂酌則皆作於成王之世其言可互相發明焉先之以嘉魚者見父母之道必本於至誠繼之以由庚者言父母之心可周乎萬物說者以爲邦家太平之基具在於是故其時三叛求卒般頑啟聖卒能俾平大難永與鴻巷謂非取舍術而父母斯民之道得哉鄭蘇年師評云此題追空易巧徵實難奇此作據詩世譜另闢一新足徵根柢其馳騁才華灼然易見然步步仍納入題脈題位故非同游騎無歸也

余官江南公餘常與飾栩辦礪堂先生談藝先生嘗於乾隆戊申典吾閩鄉試門詢以闈中情事公言是科闈墨不少佳篇我總以蔣生世美文爲最佳擬元者數日後以同事公議置第九名至今

歟然按萬虞臣中嘉慶辛酉會試亦第九名聞初亦擬元是科余先叔父太常公與陳綺石編脩同充分校時各總裁均以萬卷可元惟彭文勤公意未決一日忽問先叔父與綺石曰二公皆閩人本朝可有幾个會元答曰無之（按順治辛丑會元係吾閩陳常夏太常公與綺石一時偶失記耳）公曰既閩人並未得元則此閩卷亦無庸議同堂爲之匿笑綺石已怒形於色先叔父目之而止出闈後爲余述之猶有餘恨其實虞臣鄉墨首藝深穆之氣颯爽之姿允在元墨之右而會墨之遠勝馬有章（辛酉會元）尤爲衆目共見衆口同聲者乃同一擬元之卷同不得元又同改置第九名得不歸之於數乎今備錄鄉會兩藝以質觀者庶不河漢吾言也戊申鄉試首藝桓公九合諸侯三句文云以一人戡諸侯之兵所以爲天下才也夫九合不以兵車桓公所以安天下也而非管仲之力不及此可卽其主而知其臣矣且

論人者律以先所其事之人而議其節之疏不若觀於後所輔成之主而見其才之大諸侯則創霸之業威信取重於一時誠爲撥厥從來而後列禁攻寢兵非常人所克任荷也故疑管仲爲觀桓公夫桓公之時一諸侯兵爭之天下也方其時會殷同正以邦交之典而列服焉得有兵端自時巡不舉而參盟要劫之事熾苟能以一日弭數世之爭安在偉績不光於史冊古者八征九伐常以司馬之官而弭藩無所爲兵柄自政典不修而遠交近攻之事起苟能以一國靖四方之氣安在長材不擅於春秋乃今考桓之霸也上自北杏下迄葵邱數十年之間其制天下之諸侯而獨攬其權者所以修方伯連帥之職而非以佳兵黷武逞其心甚弊天下之諸侯而厚集其勢者所以明講信修睦之交而非以職務攻取張其伐斯豈中主之資具所能勝任而愉快哉吾觀於九合之不以

兵市而知非管仲之力莫能爲矣非有屈服天下之畧必不能除
列邦之心志而使之平夫包藏禍心而無能安靖不堪任命而弱
爲仇讐封建非聖人所得已非以勢處於必爭哉惟仲之柔實足
以制天下之剛故招攜懷遠一本德禮以爲經而天下之桀然者
皆下數十國交鄰之國弱以一身而安如夫惟所挾持者大也非
有雄視天下之才必不能息當代之紛紜而使之靜夫好會力舉
或欲一矢以加遺盟言甫成旋思衷甲以相襲去兵爲末俗所難
言非以人情不古若哉惟仲之信實足以消天下之詐故恤患分
災常懔餼書之遺意而天下之被霑者不啻數百年就衰之澤起
諸一旦而有餘夫惟所運量者宏也足以軍令之寄內政之脩以
臣子輕變乎祖宗而實本於養兵不試之意渠彌有備環山有律
在當日雖勤夫遠畧而究非出於興兵搆怨之爲仲之力不可掩

而仲之仁於是不可及矣辛酉會試首藝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句文云仁可定國於古帝見之焉夫國之定民之從也帥以仁而罔弗應其卽堯舜所以成敎於天下乎今夫敎之成也斯民罔迪不適之謂也然有其本焉在所以先之者而已矣古聖人之於民非必家至而戶見之乃民一觀感乎聖人所以成敎於家而疑者已明怠者已奮官師之董勸猶其後也一人定國吾於陶唐氏之天下得一人焉曰堯於有虞氏之天下得一人焉曰舜古之天子日月所照莫不祇厲雖建邦設都而風化不殊焉其視天下猶一國也抑古之天下萬邦黎獻其惟帝臣凡意諭色授而六服已傳焉其治國已兼天下也吾不知唐虞之天下何以定也夫惟有堯舜焉故吾初不知唐虞之天下何以定於天子之一人也夫惟帥以仁而民從焉故敎典之設所爲迪天下以爲仁顧民之服其敎

者堯舜以一人爲之倡也惇典庸禮我安之民亦安之天倫之樂堯舜久入其中而深知其故其使天下共爲之者其先天下而爲之耳乃無何而百姓昭明矣無何而四方風動矣蓋民之曉然於匡直勞來之非以强我也固已久矣刑官之命所以警天下之不仁顧民之畏其神者堯舜以一人爲之坊也不親不遜我傷之民亦傷之天性之恩堯舜際乎其難而處之不失其與天下共去之者其先天下而去之者耳乃無何而治期予治矣無何而刑期無刑矣蓋民之曉然於明刑弼教之非以迫我也非一朝矣蓋帝世多才執簡珥筆其人類皆聖賢之徒其於堯舜所以帥民者實能觀其深而復徵之於顯於危微精一而識仁道之精於睦族惇典而識仁道之切動其本也化有原也可以覘主極之醇也古風倘僕鑿井耕田無所資於更化之事其時下民所以從欲者方日動

於天而不知誰之功熙然無營而知識忘渾然無迹而帝則順風
自上也流及下也可以觀大化之行也蓋有而後求無而後非三
代所以長有天下亦未有不由此者也
鄧鱗年師嘗語余曰吾子謂萬虞臣鄉會墨皆可掄元固非阿好
之論然我以爲虞臣鄉墨雖佳但與韓學泰作實難爲軒輊之分
其會墨則理醇詞茂實足式靡振浮若繼之前明元鐙中幾無以
辨而余尤心折其第二藝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四句題文緊切魯
國立論能使數百年及當日情形瞭如指掌非帖括家所能猝辦
聖門告君大抵如此此文所爲可傳也其中後四比云且夫用之
不足也其故有二要皆起於民而君受之者也禽父造邦之初政
役惟從夫天子故三郊三遂供一王之職貢而有餘迨葵邱官受
方物以來齊霸衰而屬於晉晉霸衰而朝於楚且晉楚之從交相

見又數十年焉用是會盟征伐史不絕書玉帛犧牲歲難預計我魯既以悉索敝賦者重困百姓大國亦得以誅求無藝者重困吾君於是君徒蒙加賦之名而曾不得輸之內府也史克作頌之日賦法尙準乎周官故公車公徒資一國之捍衞而足恃迨三子盟於僖閎而後作軍而公室判爲三舍軍而公室分爲四而公臣之屬於君者不備三耦焉加以入私室者無征入公家者倍征隱民取食君既聽其流轉而聚之如遺馬牛維擾臣得加之喚咻而收以爲利是君徒設重斂之科而惟日按夫空籍也今君欲自爲計曷先爲百姓計徹法行而罷非時之役以開其源省無名之費以節其流制三十年之通以禦其變歉則俱歉孰與君以不足者乎且君縱不爲百姓計曷亦自爲計徹法廢則田制淆而多寡不均掊克興而囊橐中飽爲不終日之計而無救於貧絀則俱絀孰與

君以足者乎然則厚下之經良救時之急務也獄郭韶溪曰此一篇名臣奏議也掄元云乎哉

陳蔡甫壽祺深於經義作時文好用經語排纂而不肯雜以他書後因厲禁春闈乃勉趨風氣憶己未場後告余曰我今科必中文中全用汲冢逸書及緯候中金鏡玉摧等字但恐榜後不免磨勘耳榜發果中第十九名聞朱文正師在闈中極賞此卷而斷無掄元之理因告人曰十八房中各有一房首謂之房元雖主考不能與爭惟十九名始為主考所專亦與各房無與此卷才氣煥發根柢槃深出於總裁所定名為總元可乎

陳蔡甫與謝甸男以同年而並馳文譽蔡甫文喜組織經語如塗塗附甸男常規之甸男文亦好隸事而風骨較遒余嘗戲以雜篹文園鷙集翰林兩語分贈二君二君皆不受其實皆文筆鳴鳳也

恭甫鄉墅毋曲防毋遏糴文最爲時所傳誦而何男文又勝之今並錄二作以見二君才筆不相頡頏特蹊逕各別要皆足爲吾閩樹亦幟也恭甫文云請言桓公之五命其一曰無曲防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大川之上必有涂故防者池渠之所以爲固也宋之大水天災爲病魯之淫雨國史屢書貴乎障隄之俻利焉且夫遂人之經野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上地毋敢侵界也稻人之稼田也以瀦蓄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下地毋或壅流也乃不能禍福同心專利而欲以鄰爲壑遷害而俾其民爲魚則曲防之爲禍最烈維齊當日府海致蜃蛤之饒守澤無舟鮫之禁豈於防而私之姑無論圳有頹滙漲有波泛致有紛谿而水潦之備豫不巧於轉移斯數世賴之耳不然若周之衰也穀洛流壅諫於子晉究晉之遷也郇瑕水淺譏於韓厥究旱乾水溢澤浸

未通而強則鬱邪僻之流虐則災害殄之永豈其道哉其一曰無遏糴凡國家之制用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非國故糴者緩急之所以相通也雍渭汎舟接於故絳臧辰告糴使以上卿足見賑恤之厚施焉且夫司儀所掌積問有禮饔餼有禮贈賄有禮其常困弗待恩也行人所掌疇補有文禬禬有文賙委有文其變困弗受惠也乃不能吉凶同患乞糴閉廢癸之呼貸粟少釜鍾之授則遏糴之爲害滋深維齊當日公子以賑衛遺仲孫以省魯難豈於糴而靳之姑無論遺人備未荒廩人備將荒司徒備既荒而饑饉之洊臻不吝於餼助斯四國惠之耳不然者晉不輸秦背施幸災西鄰有釁矣庸皆叛楚與師就食東道誰供矣把斗籔箕嗷嗚莫訴而怒則刈垠琊之稻怨則取成周之禾豈其道哉原評云藻彩繽紛聲情激越似讀子山孝穆之文　何男文云今夫

邦交之替久矣自幽鄄好會而後諸邦君俱以不轂之故釋憾於友邦意良厚也然貪利開怨之端非獨爭地爭城有之也即防與糴亦當謹焉天生五材水爲首資利普而成功多故溝瀆川渠先王定其制於匠氏遂人之職而溉淫蓄洩更揆其勢於稻人而後樹藝之宜無憂旱澇王有八政食居先下養生而上足國故稻粱黍稷職方別其產於土宜土物之中而移粟通財更委其權於司救而後邦國之用不患凶荒則是曲防也遏糴也固王命所戒也寡人願申之曰無曲防無遏糴皆統天下之大勢而觀之而知中原之水防宜善也夫三山爲吳會之區七澤爲荊南之藪地卑水聚故無待乎疏決之勞而富饒甲海內焉若夫中原之地溝洫之制既漸壞於戎車河渠之流復日徙其故道其爲灌溉也難矣雖秦有涇渭晉有汾澮周有河洛而土燥田高待澤恆憂其未徧

使士流者復遷其淄以自豐則地利既形其細鄰封復便其私苟
襲是迹而動者紛紛也果何如溥其潤之爲愈也哉蓋嘗攬九州
之地宜而考之而知西北之屈羅居多也夫魚鹽檀泰岱之饒禾
稻實青徐之產天地中和故無事仰資於異國而豐祥頻見告焉
若夫西北之方稷麥之種非可以久蓄藏高亢之陋且復時逢風
旱其爲資藉也宜矣況齊有三男衛有七族晉有九宗將戶廣人
稠取給更廣其莫逮設托庇者且閉其藏以自足則天時之不若
方塵隱憂强鄰之幸災更傷坐困使效其尤而起者比比也則何
如普其惠之爲得也哉夫汪洋不竭分之可藉脩和陳積相因聚
之徒供朽蠹天下之物願與天下分享之利不專而怨不長兵革
之氣所以日消也且沽濡者遍則鄰豐而我亦無出粟之煩瞷委
者多將我歟而鄰且有況舟之舉入我之迹願與天下其忘之患

相恤而無相迫玉帛之交所以永固也原評云天下形勢古今水利瞭如指掌而以健筆達之足以推倒一時豪傑開拓萬古心胸

郭韶溪於榜後議刻硃卷而深以第三藝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文爲不佳屬余大加脩飾余力爲删潤意總不慊乃轉以屬趙穀士穀士曰此原稿無可著筆不如另作一篇時穀士方銳意舉業竭一夜之力竟別成一藝運用經如自己出硃卷甫出幾於紙貴洛陽後余選八闈文典制鈔仍題韶溪之名一時皆未知其出自穀士也今爲正之其提比云夫假樂之詩嘉成王而作也沖齡負扆恆多弗克經歷之憂遺大投艱不卬自恤矣惟政事其爽傷敢貽無窮之基無窮之閔也要以東西澗聲靈求寂繼承者責在文子文孫職定厥功詎得云誕無我責焉多難興邦常深懲前毖後之懼緜析蜂螫鳴鳥無聞矣弗造哲迪民康局勝無疆惟休無疆

惟恤也要以昭穆考方策猶新數遺者自多成烈成武丕克遠省

詎得云乃是不瓚焉後比云開基之主前無所憑藉而興者其詒

謀或猶有弊我周自有邰卽室以來代生賢哲則舊章所垂與夫

發憤爲雄者異矣嗣前人恭明德者復何必多求也惟王彌厥心

而答揚先訓則率大卞焉無別搆敷則率大發焉畢文祖之德知

甯王若勸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耳此之綱之紀所爲怨惡俱消也

哉剏業之朝前無所參酌而定者其法紀或有未精我周自藩臣

繼統以來監于夏殷則舊章所布與夫事不師古者殊矣嗣無疆

大歷服者復何庸臆造也惟王宅丕后而保民有術必求聞由焉

作罰有常乃其述由焉守文王敬忌道甯王德延在後之侗莫敢

昏逾耳此宜君宜王所爲穆皇可式也哉按二比中取經語分貼

率由二字字甲新穎此是穀士之長技憶余與穀士會課作新民

題文鼓士緊靠注中鼓之舞之之謂作句將鼓舞二字分比發揮出比末句有鼓乎鼓之而已矣對比末句有軒乎舞之而已矣惜不能記其上文數句向其家索閱此稿亦不可得

吾閩鄉墨之可觀自乾隆己亥癸卯丙午戊申諸科外卽數甲寅是科三藝皆典實題故所拔多積學懷才之士文亦稱之而求其骨法典重可式浮囂者則以黃雲岡輿文爲最題爲賢者識其大者三句講下入手云今夫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物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今日以指周初周初之日遠矣識焉而已然而識亦有辨夫道不有其大者乎昔君文武宣重光體國經野以爲民極而其要在有猷有爲賢者繼往開來筆之經以立敎二南爲王化所基昭諸四始八誥述王猷而作列諸百篇雖無老成尙有典型道之所以張四維也道不又有其小者乎昔君文

武丕平富册業垂統爲萬世與而其治亦至纖至悉不賢者一知
字解廣其說以爲傳近取遠取之微顯之在圖象敬勝怠勝之辨
銘之在盤盂先民有言詢於芻蕘道之所以尉小物也後此云採
色山石室之藏上哲中材亦若選士進士俊士之殊其自然而居
今之世志古之道以自證也正使知者見知仁者見仁而未能盡
識而徧觀者要各得其性之所近鵷鳴鳳流烏之歲風微人往安
必世道世法世則之匯其全然而以天之道先王之靈不有實也
正使疑以傳疑信以傳信而凡在博聞強識者要不等於善之無
徵按雲岡孤貧苦學中年得咯血疾尚徹夜呻唔不休鄉薦時已
逾知命之年遂不復與計偕踰年遽逝無子詩文稿皆散失此文
其吉光片羽因亟錄之以慰亡友於地下云

尤王派之興莫盛於嘉慶初年年少聰穎之徒嘗數月之功即能

得其形似堨屋中亦易以悅目幾成捷徑其實則但以字面塗澤豈眞有經籍之光哉惟余友許蔭坪德樹以精心果力爲之不憚劉舍人所謂樹骨訓典之區選言宏富之路者蓋字字從經義中出非可以一蹴幾也如詩曰妻子好合一節文云夫常棣周公燕兄弟而作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屬亦從后於房中故其詩言兄弟兼言妻子蠋宿於東土多怨語鸛鳴於垤婦有歎聲破斧缺斨妻子久與契闊之感矣今日者肆筵授几幸得備言燕私焉則門內肅雝能勿念弋雁星明聽雞月出微桑陰雨四國之音拔木風雷三年之定尾管詠霍降兄弟久深天顯之悲矣今日者坎鼓蹲舞幸得共相獻酬焉則堂中聚處能勿念蔦蘿松上瓜瓞林間詩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陳悼終風之孫雖懷陰雨之悲執籥執翿睦之至也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匪猱而木也升匪手而

聲也踐吹塤吹篪篤之至也由是而門內之觀感可知矣繼之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猗歟盛哉不禁因之而有感矣我周之盛也聽洲中之鏡鼓蒨蒨我衣吹笙上之笙簧有類者弁聖王祗本此刑于友于之事以化被無窮斯詩非絕響之風秋杜少譽譽之棄矣今即榛山苓隰沙不可追而白詩言想之匪舟之翩匪幅之脫笑談款洽儼然親宇宙之太和焉是故爲非元黃草非藍綠偕老者鳳凰于飛河無爲蟲野無遺樗一木者脊令急難夫何有興嗟發荷致歎閱牆也哉我周之衰也咏英英之雲有鶯有鸛歌漂漂之雪爲馬爲駒天子苟忘夫敵體同體之親以倡率于下斯涓涇或慨于淇上本根不庇於河滸矣今即匪風下泉降而愈下而自詩言憶之彘弋於林鶯遷於谷至情淪浹猶想見雍穆之休風也是故鵲鳩以頌其德豈曰比予于毒以我爲讐牲豹以聯其歡

誰不式好無猶莫遠具邇夫何有御冬之旨見賦之悲也哉吾鄉
鄭蘇年師評云一部葩經剪爲碎錦巧心豔麗乃爾郭璞純父有
筆在作者處耶　又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文云時而加之
以師旅也羊牽於境牛犇於田撫大國之朋誰非角鹿指可糊終
夜有聲也胸可臨詰朝相見也疆吏來告曰某人伐我東鄙某人
伐我西鄙則相加一旅何能晝治六官時而困之以饑饉也薪浸
於泉磬懸於室問牧人之夢誰卜多魚井有逃嗟無之疾也山有
諸思洒之盛也太史特書曰某年某月大水某年某月大旱則雷
有三星何暇書懸決日有加一日者野無三軍之殴人有二隸之
供伊可懷也不可恃也時乎不再來曷弗來何來宜鐸鳴其化曷
弗惟察性法鼎鑄其書鵝與鶴金鼓無聲蛇乘龍坻京未乏一則
以喜也一則以懼也時哉弗可失曷弗掌其治於太宰孚及豚魚

彀弗詰其禁於秋官不乎雀鼠及其時而明其政焉政在於士族師纂正提其權政在於農鄭長里宰掌其令推之司關掌節察於門司虣司稽巡於市莫不有專司之任即莫不有舉錯之宜人主端其原斯左右臣鄰其勵山樊其敷雷雨究由是措無壅合正德利用厚生成三事若華莫歎上和觀康樂安平爲一書夫何有伎足之鹿墳首之羊哉及是時而明其刑焉郊野之刑遂士察其情都家之刑方士聽其獄推之髡者使守積刖者使守門莫不有碎以止碎之心即皆可臻刑期無刑之治人主敦其化斯巽風畢而其懲束矢共慄鈞金矣是故無牙無角嚊興歎于穿墉如茨如磷亦提威于累室夫何有魚網而鴻罹兎羅而雉入哉　又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文云運未際乎貞元則板蕩興歌亦空切斗筲之歎若麓之榛化爲禾黍豐之芑廢爲萑稂則屈指

以期何卜鼎已符而贍烏未集理非關先剝復則倒懸未困何煩

急弓乘之招若狐莫赤戒切慮徐魚已赬悲深枚肆則窮而必反

何兕猶率野而鴻未于垣吾爲計其數白狼銜環去隨刊者幾何

世赤烏流火去旆戕者幾何年今何邂之又久竟莫繼豐鎬之休

乎西方之美人不作幾令我搔首而思也過矣吾又進考其時草

令何處不元不黃婦也終朝采藍采綠夫豈休風未泯不必思慫

薺之溉乎北門之賢者無憂或者其彈冠而出也可矣而吾之心

乃迫矣夫使前此數百年來上有守文之主下有佐理之臣裴楚

無憂八佩姬公之舄者華莫歎家封召伯之棠則雖數過之餘予

何妨忍與終古乎今考其時兩國不和斬首者數十萬丟軍遠涉

下城者七十餘彼民何辜而髮繫於纏指鞠於水也望平原而憑

弔集澤者雁率草者狐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矣蓀一山兼一水我

何必食鯉食魴而天時人事之交乘有不能恝然於懷者乃可有爲而竟不得有爲也此予之所以長太息也而吾之志愈悲矣夫使前此五百年時得一撥亂之聖得一佐命之賢與之食黍變爲宛之在罝鴇之集桑變爲鴻之遵渚則雖數過之後予何妨泯沒無聞乎今考其時貨游俠者彈鋏而詠無魚說從衡者挾矢而談彈雀彼民何知而鼓瑟愛相印吹笙列侯門也瞻朝野而傷心甕懸於室薪浸於泉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檀坎諸桑隰諸我亦甘泌水衡門而悲天憫人之心尊有不能漠然置之者乃若反手而竟不得藉手也此予之所無可如何也合此三篇觀之雖使西堂冉山復生當讓一頭地何況餘子然則尤王派顧易言哉

制義叢話卷之十八

制義叢話卷之十九

福州梁章鉅撰

陳枲屏廣文廷煥與余同受業於林暢園師枲屏最工制義存括一題輒作迥不猶人之想嘉慶戊午吾閩鄉試首題唐虞之際次題陳其宗器三題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甫出場即號於人曰我首藝專做之字次藝專做其字三藝專做也字似可以偏鋒取勝人皆怵其言惟余稔枲屏文必以徵實見長姑爲此謾言欺人耳是科果售則三藝皆與高宋烈之作首藝云合二代以論才甚重乎其際也夫堯老舜攝之時乃所謂際也其時之才難分屬故以唐虞之際統之今夫史臣之作史也一代之事則必括於一代實錄之中若其[illegible]并之無所專屬則又必於其中別之曰此某代之際月表也此某代之際年表也往者竊思著作之體宜然乃今論才

而及帝世亦以爲當用是例也才難不其然乎夫上古無才之名而元凱始有才子之目則世之傳有此語意者其在唐虞時乎夫唐虞固才之藪也然而有鯀來錫之先巢由高蹈孰是惠疇亮采之臣其餘備官莫勝庸命總師之任胤朱稱不肖又罔足以揚衡室之休故帝堯七十載以前無書可讀而亦無才可紀也文祖既格以後雷澤非無七友而其去已遠諒難强屈以功名伊耆尚有兩兄而其齒既衰豈能入資其佐理雖益年獨承亦祇幸其有一老之遺故帝舜五十年以後無史可編而亦無才可錄也若夫詢事考言歷二十二人之上賓門納麓歷二十八載而逝則誠所謂唐虞之際也古皇各垂其記載而堯典冠以虞書則已合兩代爲一代矣而於論才甚獨舍甄延臣之稱發本關川嶽之鍾靈倘謂堯所留貽則分職命官實出嬀汭倘謂舜所結納則禹皐稷契半

屬族家惟捋而舉之曰唐虞之際則帝廷既無多姓之嫌而諸臣自無故國之感都俞吁咈且將不識知於渾噩之天又詎論位號之殊也古帝各私其氣運而唐虞統號中天則已合兩朝為一朝矣而於論才豈獨否蓋帝臣之華與實萃狀與之開氣倘祇謂為堯之佐則疇咨疇若何以罔命乎皐夔倘祇謂為舜之鄰則平地成天皆以終堯之志事惟統而言之曰唐虞之際則兩聖既無招羅時望之跡而群臣自無比肩兄弟之心拜手颺言且將等揖讓於世及之禮是何如遇合之奇也夫尚書所載不過攝位數十年之事非全史也子論才而及其際則由此以推其紀月也謂為唐虞之際之月表焉可耳其紀年也謂為唐虞之際之年表焉可耳論者弗察於此果何以見其盛於斯哉

采屏於乙丑成進士榜後名公巨卿爭欲識面其會墨亦皆奇情

變起首題爲老者安之三句劈分三比皆緊切夫子本事現身說法每比皆作數層鋪敘配搭精穩極才人之能事而得之風簷寸晷尤難宜其名噪一時也文云今夫感星而河洛授圖卜獵而熊羆叶夢此自皇王之偉業章而不必然也蓋吾固自有吾之老者耳請考父之銘本國猶多徵獻刱我門之烈先人豈少同官固當敬以事之矣然而安之之志不必隨遇而遷也訪南國之丈人尚荷三湘之蓧則傷其形之已勞也拜東京之柱史猶司六代之書則恐其神之已憊也外此逃陽有山遁既耄而逃名爲佞有譏畝方衰而遁世所以誘掖而變化者欲求其心之所安非徒博其身之所安也此則所爲有志未逮者耳今夫漁雷澤而交靈亦詠兔罝而接閎夭此自帝王之大度儒生不必然也蓋吾固自有吾之朋友耳過舊館而流連脫驂以贈望征途而旨接傾蓋而談良爲

白首如新矣然而信之之志不必因人而異也嬰爲八載之交而有尼谿之沮反其仁而無所怨也壤無一日之戚而有貍首之歌反其敬而不忍絕也外此長宮已往猶懷贖代之奇蘊使方通更切他山之助所以聲應而氣求者固信在性天之際非信在耳目之前也此則所爲心嚮往之者耳今夫顏頊十二而揚於延蒲衣八齡而登於野此旨聖神之盛軌師儒亦不必然也蓋吾固自有吾之少者耳參年十五而詩書之側已聞一貫之傳偃年十六而陳蔡之圍已備文學之選信爲孺子可教矣然而懷之之志不必擇人而施也項槖之見雖偏而達巷早傳其緒論則小子庶幾有造也孔璇之齒雖未而斷纂已見其周旋則童子未必無知也外此鯉也學詩當日固已懍過庭之訓伋也繼序異時亦當讀先世之書所以刻勵而栽成者固以卒德迪教爲懷非徒以持攜保抱

爲懷也此則所爲念茲在茲者耳按武進程文恭公少有懷之文同此微質作法然彼是單句題此則尤爲其所難耳程文見第七卷次對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題亦劈分四比而於講下總提數語云吾以爲未發之時其在易也則爲方畫之卦其在書也則爲未渙之疇其在世也則爲太初之運其在人也則爲赤子之心聞內廉得此卷時傳觀殆徧而後比云運有升降而邃初之世無所謂降也亦無所謂升爲中字證佐確鑿更無人不拍案驚奇矣阮芸臺師最笑近人之讀時文者謂之唱文而福州人尤喜拍案豪吟幾有擊碎唾壺之概如蘇作師喜誦湯文正公見善如不及章後二比孟瓶菴師喜誦方望溪君子不器中二比龔海峰先生喜誦陳句山見賢而不能舉節中二比劉心香喜誦薩檀河子曰關雎中二比高聲大叫旁若無人每逃席僦政中有罰歌唱者輒以

此代之一日心香語余曰滹沱河文余以沭已久有似此滹已並足若子能為我更作兩比乎余曰君素不習短篇必須長比方發君意無已則吾友陳宋屏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後二比其橫恣不減滹河也因錄付之其詞曰蠢其心以為率虎賁而闘國寰中險阻所在難憑矣而首陽則覬覦所未及者也從來窮谷深山道無升降自茲以往其有春湑淚傳而來者我敢託先爺之靈以卻之使知空山自存甲子余兩人忠哀所布倘大變鬱非耕田之局豈忍習牽羊輿櫬之風且更幸肝腦所塗長秀茲蔓草爽靈永絕檀車塵垢也世運雖遞遷乎三千人推之不為多一二人挽之不為少而甘心殺伐者風氣雖成矣過名山而祭告所在禰祇其爭媚之矣而首陽則柴望所未及者也從來僻壤與區俗無今古自茲以往其有拊心扼腕而前者我敢啟古皇之宇以庇之使

知末世亦有唐虞余兩人義色所形完髮膚以全父母之恩留氣運以報乾坤之德且更幸微藏無餘不至使草木菁英再沐興朝雨露也天假雖自焚乎九州之區宇不爲寬一抔之版章不爲隘而戮力從戎者汗顏無地矣心香得之大喜然余自是與心香分手不知其果然持誦如檀何文舊事否今心香想有偷草而不屏亦別將三十年亦不知其尚能文否也

福清郭韶溪學正本蒜嶺村農性嗜書史因試事至福州常至舊書店繙書有焦姓書賈與之語引至蘇年師館中求附學師一見即賞異之韶溪貧而力學善質問辨難文筆迴不猶人與余交最篤嘗私語人曰他年福州城中繼吾師而主持文事者必韶溪也同人或以爲狂乾隆乙卯登鄉魁題爲乘殷之輅兩句是科解元文係捉刀人所爲鬧墨亦不慊衆論惟韶溪文獨出冠時後二比

云或謂夏有車正之司周列考工之記而殷無專官則輅疑從其
略不知惟其略也而制乃盡善也嘗讀商頌五篇慨想夫軍振八
鸞欽元王之桓撥旂傳十乘矜白馬之蔞旹燁是而乘則益信還
臺還相還𨗳遷耿遷殷而不敝或謂夏有毋追之制殷傳章甫之
名而周猶委貌何冕獨異其名不知惟其異也而制為尤精也試
閱王會之圖仰見夫冕無繁露有赤芾陰刻之隙冕有繁露承唐
公虞公之制稱是而服且得備為袞為鷩為毳為希為元而非奢
林暢園師曰不必有深意而風華典贍定非窮措大所能為此榜
前批語也後韶溪聯捷成進士授國子監學正旋乞歸里習陶朱
計然之術竟成富紳制義之足覘人福澤如是
韶溪嘗與余同在瀛社作舜亦以命禹題文韶溪文為校閱者塗
乙殆盡批曰通篇無一是處余為之不平重錄一紙送萬虞臣校

閱批曰醞釀經腴字甲新意兹節錄之以諗觀者起講云嘗讀書有曰文命敷于四海卽繼之曰祗承于帝明乎其有所受耳然自受者言之則爲承自授之者言之則爲命非有異辭也後聖之所傳一本前聖之所貽而已起比云堯舜之書曰典爲君之事獨詳大禹之篇名謨爲臣之事尤備執君逸臣勞之說則廿八年之攝政已異於十三載之荒功似舜之承於堯非卽禹之承於舜也禹謨載虞史之中志三聖相傳之統禹貢冠夏書之首見一王受命之原泥帝升王降之說則恭已之無爲迥異於隨刊之任力似堯之所以命舜非舜之所以命禹也後比云中之說一見於臯陶五流有宅惟斯民之克協厥中禹臯所以同爲見知之聖也然命臯者用於民舜庸自著其兩端是執之道命禹者承於帝舜祗自託於一詞莫贊之爲且如含義鈞於弗嗣禹之天下何一非舜之留

貽而受命告虞必於神宗之廟亦謂數典不忘其祖焉耳中之旨一衍於洪範九疇攸敘惟皇極以居中爲常爲道所以獨爲得天之數也然天之命禹者其道遠一五行惟託於圖舜之命禹者其道邇十六字親承於帝且如溯顓頊之宗祧舜之本支方且於禹爲至戚而書成實錄必從協帝之稱亦謂心法自有淵源焉耳後萬虞臣知其事曰此文亦太不講聲色明珠暗投是其自取也

吾鄉乾隆乙卯一榜以郭韶溪葉次幔爲巨擘皆暢園師能中高足也場後吾師評隲闈藝決韶溪後比與次幔起比爲必中之技果皆高標韶溪文已見前今錄次幔兩起比以貽觀者文云我武陳師坰野檀車僤騤於驪騵且五等掌自巾車尚留木輅知樸屬不徒前代也特稽古必推盡善而椎輪已邈獨懍然天乙之治嚴勝朝崇祀鬼神黜昇常昭於濯獻且昭代取其章甫用配元端知

文物堪垂奕禩也特踵事未免增華而玉藻有經侗恍乎西京之
禮盛　按炎幔此文中比未嘗不切響壁光讀之不能割愛因並
錄之文云昔殷先王因鑾鉤而肇造爽路實營其成焉當日采文
侗閎而以渾堅永不匡之利自異乎玉金朱象之傷華故朝無典
路之司而十乘歌於寢廟國乏考工之職而一騑紀於稗官且也
一衆志而破奇肱其意不馳乎淫巧乘之而自馬備來賓之典素
車隆禱雨之儀行地無疆眞可遵道而遵路矣昔周天子命幷師
而成式貫賤咸昭其等焉當日文明大啟黼藻聿新而以采錯崇
元首之尊大異乎章甫毋追之近陋故後則高而前則俛藻火絺
耀其文章笄以貫而衡以維金玉務彰其追琢且也會成周而垂
繁露其儀早著於交闔服之而遂延增龍衮之光織組盡笄衡之
飾作覲爲昭斯誠可畏而可象矣

鄉黨敘擯禮中有趨進一節向皆誤解爲入門時考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惟江愼修先生據聘禮謂當在中庭相禮之時凡發足向前爲趨當君迎賓入門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之詳先生所著鄉黨圖考中按王梧鳳有趨進翼如也賓退題文中幅引左氏傳公孫傁趨進事恰好渡下而余記得趙鹿泉先生初莅閩中課鼇峰書院以趨進爲題余友曾建堂秉文文中歷引左氏傳中成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襄九年同盟於戲晉士莊爲載書鄭公子騑趨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定八年晉師盟衛侯於鄟澤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凡五事爲證鹿泉先生擢冠其軍大加獎異同時學侶亦無不驚建堂之博洽而不知是時江氏鄉黨圖考新出此段全具其中特同人見者尚希而建堂獨先記而用之建堂雄於文爲林暢園師快壻與余同受業其知名於時則此文肇之矣

郭蘭石編修尚先在詞館極有聲行楷書傾動一時而詩賦次之不知其時文工力之深亦不愧爲陳句山管韞山之亞蘭石爲萬廣臣入室弟子未領解以前卽在福州讀書每一課文出廣臣必袖其稿以示余惜其時不暇錄副閒付逢兒鈔存一二而已迨余重入京華蘭石常到余寓齋談藝道家塾中魏和齋太史肄中

以揣臣所以序齒也題課兒輩蘭石曰記我曾作此題惜此稿今不可得時逢兒在側對蘭石背誦兩比云序之於時享之時入四親之廟若少長以次焉夫膺茅土而分封昆弟定君臣之義繼宗祧而立廟支子無富貴之加乎山之不敢遽以齒序也明矣而當西序敬承聖天子雍容揖遜雖立舉夫以獻酬仍讓然動曾孫維主之誼犯尊而後長也獨何心乎蓋至耆顏白髮攸攝威儀而後知尙德不尙年之說先王之義正天下則然而賢賢之例弗參於長長序之於合祭之時登大廟之廷者尊卑以別焉夫族食之降世一等親恩漸殺於緦麻爲酒之命合季冬盛樂僅陳於大寢平日之不能恆以齒序也審矣而當鐘師入奏我祖宗後祿寵綏雖立異姓以爲賓仍取諸天家近戚之班合愛而明倫也斯爲盛耳蓋至暮齒稚年共敦禮讓而後知養老皆引年之道先王之孝治

天下則然而老老之典可達於親親蘭石大叫曰此此正余舊作一字不差汝何以能記之逢兒謂此殆邸萬虞臣先生館中課藝蘭石曰非也記得此是應鰲峰書院新任方伯官課所作逢兒曰然則此文必冠軍無疑蘭石大笑曰豈但冠軍乃榜末倒數第一名也驚問其故則爲對比緦麻二字破抹耳合座亦爲大笑

郭蘭石時文不矜才不使氣但以蘊藉勝人而氣候自不可及余最愛其詹一變至於道題提比云有謂太皡之墟久相安於柔靡則宜變之以强者顧風俗爲國家之元氣失之於文弱猶愈失之於矜夸所當撫國勢而念四維之重有訓報政之始早以卜其寖衰則宜變乎其舊者顧治法以淳樸爲盛衰可議在優游不當併議其忠厚何不振積弱而追九罭之歌中比云禮制爲道所由昭而僭則積習不返焉僭郊遂止史角僭祈實始閟公瀆亂不經明

堂位之言何可信也然而易象春秋列國且欽其秉禮則知儒書之貽誚正無害方策之遵循誠能奮發有爲而急盡變計將邱賦不作句乘卽可足兵稅畝不譏什一已堪裕國王道之易直不難近取而卽是矣名分者道所由立而魯則相忍爲國焉括戲兆兄弟之爭隱閔遘君臣之變賢親爲務先元公之命無復存也然而豆區鍾釜私室未敢以間奸則知亂世之奸雄尙屈於儒生之議論誠分剛精圖治而幡然思變將魴鱮不歌於敝笱而化被雎巢鴝鵒不驗於歸禴而分嚴冠履大道之行初無俟舍新而圖舊矣末比云夫作柴誓以征徐其詞若素精於兵法何以因人紀銘鐘之績恃命救懸磬之危曾不聞一將功成藉口於敹甲敿干之盛良以文教相仍武功非其所習耳因此意而振興之絃歌之不輟也豈王得不勝於霸圖哉且制周官以致治其法若特備於理財

何以孝公咨訓於爽宮信公考牧於坰野會不聞憂貧患寡旁及生金生粟之謀夏以禮義相深富强非其所尙耳本此意而轉移之斧柯而可假也豈東周僅形諸夢寐哉萬廣臣不喜此文嫌其毫無氣勢余謂此種題易於粗豪而難於縝密似此恬吟密詠無非經籍之光吾不能不爲之心折也郭韶溪評云朵縟骨堅五花散作雲滿身不比凡馬空多肉似之矣

曾禹門奮春與余爲總角之交日以時文相攻錯所存文稿多在余篋自余計偕入都並余窗稿俱爲人竊去不可復追至今懊恨記余在鄭蘇年師館中作三過其門而不入題文講下以石紐西羌兩地分屬其門而以導某水過之云云每地皆還他三過頗爲蘇年師所許可以稿示禹門禹門曰前半考據雖亦附會成文然風簷中得此自可出色後半則聲調近啞非所以逢時因就余原

文别加經鍊頓改舊觀自注云青出於藍未知能青於藍否余爲類首諷誦不輟今兩原稿並失僅能背誦其後二比之第一比並錄之以誌當時剴切之殷情也文云痛羽淵之遠殛責熊就餕不得依祖宗邱墓之鄉廬舍依然人室祗深銜恤耳蓋九載川沈幾經勞瘁惟繼起有難寬之念斯蓋愆有子不留遺憾於先靈幹父之蠱方股卽將母之歌奚訴也故轍迹重經亦有會逢其適而萬民昏墊何以家爲盼子室之翺翺不啻以憑軾當下車之泣遐聲配色極似陳星齋而致孝乎鬼神後二比文情惜對比不能舉其一字矣

禹門生有夙慧詩文儷語搖筆立就無體不工詩爲上時文次之雜體又次之十一歲游庠十七歲舉於鄉三試春官並薦而不售遂由大挑出爲知縣治臨安有慈父母之稱不三年以勞卒於官

年甫三十無子以其弟霽峰刺史之子少坡編修元侮爲嗣亦方壯而夭折禹門詩文遂至今無人收拾亦足哀矣余偶於兒輩書案見有三家者至天子穆穆題文猶是禹門手跡而余亦有評語在後最愛其後二比云明潔本告虔之具而莅玉莅幽非其地則庭階皆覺無文天子以一心崇昭假於先靈卽以一身會冠裳於百辟詩若曰爾勿謂自旂龍旂奔走王家者可以數數也惟介時專於春秋始得從而展謁焉而不然則已褻也魯大夫而聞先哲王明德馨香若此乎刲羊者備矣斲冢者勞矣文子文孫均荷天寵敬告瞽矇三復焉可也聲詩多祈福之文而贊王猷非其人則磬管徒成虛器天子於將事時肅一身之傴僂卽於祄事口靖列服之心思詩若曰爾試觀和鑾鞗革趨蹌殿廡者若是彬彬也亦今[illegible]國之歡心則必因而襄事焉而不然則已疏也魯大夫而

尚先哲王祀事孔明者此乎神聽者和矣歌詩者出矣在天在廟無作神羞物在篇章核實焉可也自評云樓臺倒影氣象萬千而按之題位仍復一絲不溢余亦有加評云積素翻中散采彪外劉舍人所謂藻耀高翔文筆鳴鳳也茲並登之

廖佩香英與余同在敬求堂命課久困童子試而志節不衰年三十六始獲一衿三十九遘卒余與曾禹門及余兒曼雲屢資其家撫子余又督其立嗣今未知其能成立否也生平所作駢體文為最古近體詩次之時文又次之小賦尤工歷任學使者無不擊賞之作時文亦喜以賦筆行之嘗記其人於瀛壖中後四比云崩稽列史所載有居北海之濱者非伯夷耶陽襄殆慕其節而欲效其人未可知也乃彼也弟兄偕隱猶傳遺響於西山此也僚友同心莫嗣好音於東土咄予和汝蓋怦怦然有黃農虞夏之思矣又有

居東海之濱者非太公耶陽襄或聞其風而思繼其業未可知也乃彼也暮年佐命鷹揚惟何父之風此也與世相遺鴻飛免弋人之篡銜聲匿跡蕭悠悠然無能彪能虎之占矣抑又聞之國有介士偏爲巖穴之求則有舉於海者矣彼陽與襄胡爲入而不返也與其操上官於殊俗而聞聲感舊祇增惆悵於中心身將隱矣乎其行乎固不妨於煙波泂洞之鄉自結無聊儔侶世莫予宗朋作沈淪之想則有浮於海者矣彼陽與襄胡莧入之必深也與其流遯跡於中州而洗耳沈淵莫挽江河之日下歸去來兮叩須我友又何憚於林密山深以外別成行伴巢由

余撫粵兩次下車即默計吾鄉同郡嗜好在粵者只有兩臣候皆夙著術聲一爲陳紫瀾筆波一爲游交石長齡道入桂林始得兩人皆早已褫職且宦欠累纍並有不能自全之勢余爲之極力拯

揣經年而悉就緒不但夙逋一洗並可光復源舊兩人皆素洽輿情者閭屬爲之稱快將紫淵實情已淡余因廷之將齋課則五兩兒紫淵本文中象初入館兒輩何不知其根柢一旦以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爲課題館中作者四五人皆知就千乘二字敷典似各自以爲能而皆不愜紫淵之意兒輩頗疑之余察知其情乃集作者而告之曰此題是余四十年前與爾師同會課者余文已不存而爾師文我尙略能背誦之無論前後幅沈著高華兼而有之非淺學所能猝辦即中兩比實選千乘處與核詳明恐皆爾輩所未會夢到也其文云以王制之合賦計之小國二十五乘次國四十九乘必大國然後百乘簡稽固無難耳若今之大國提封十萬井也爲夫八十萬人也乃制爲三軍僅用其十之一者訓練則人人知兵不苦其多調發則七家一兵不嫌其少又況卒旅

伍兩起自族黨比閭軍將師帥遂之大夫鄉士故兵無虛糜之費將無專擅之權其相統攝者微也曠則能之以周官之合賦計之諸男一同百乘諸子四同四百乘即諸伯九同猶不足千乘況齊亦何易耳至千乘之國甲士三千人也步卒七萬二千人也乃致以下劑待十四役而一周者戎關益一兵即損一農田野增一農即留一兵所以無事廢之司徒校其馬牛車輦有事征之司馬辨其鐃鐲旌旗況四時但以田獵儀禮不以軍與此其用意者深也誰則能之按兒龍自得關此文始心悅誠服紫瀾而紫瀾亦盡心教誘師弟極相得信乎為人師者不可以無本也

余掌浦城講席六年高才生不下十許輩而必以張暖雲夢魁為巨擘暖雲才氣發越文如其人不喜飯飣文字而天分既高擱書輒有領悟又能博文強識故遇真典題亦復元元本本如數家珍

嘗會課千歲之日至二句題文記其末二比云頗嘗詳而考之凡日之行至七十餘年而少差自周公五年至惠公三十八年壬申朔旦日至凡七十六歲者五定公七年己巳朔旦日至凡七十六歲者三至戰國康公四年丁亥朔旦日至凡七十六歲者一則上計周興之初所謂千歲者非也夫往者可鑒即來者猶可追已因而遞而推之凡歷之積至四千餘年而得元七閏為章朔至之月非甲子二十七章為會朔至之日非甲子三會為統朔至之時非甲子至於三統為元不猶此千歲之積耶夫後之視今當亦如今之視昔云爾提要鉤元如對李淳風僧一行一流人物

萬虞臣之子雲程孝廉能讀父書文雖得虞臣指授取鎔經義緯以深情卓然可以問世惜厥年不永後嗣凋零並虞臣諸稿皆不能守無論孝廉之文矣余輯閩文典制鈔僅得錄存其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一藝貢吉光片羽也其詞云區九爲井之制肇自軒轅降而尺度短長子姒遞因而損益良法其不儆矣顧岐山險阻可井之地無多則賦入原之贏餘之數又況方伯之職新膺土田之封加故卽因征繕之繁而加賦亦事勢之所無如何也乃文王則有九一之法焉念我周備事開基后稷降種於稙穉農官世服於商亞今日之主伯亞旅何一非列祖所貽而忍朘其生乎是故助法本於商家則以創爲因定一國之模貽以恭一王之憲徹川傳於慶節則有基勿壞遵三單之舊卽以開百畝之先迨至鎬京大定以還制因鄉遂溝涂定以十夫地別肥墝田蒸權其三易王者命司徒以治地夫三爲屋步百爲畝且合一世而大其範圍以是知九一非初制之權宜也已賞延于世之謨陳於舜陛降而盤庚作誥世家亦致其丁尚舊人其弗替矣顧西土宅俊魯寀爲蒞

之難必飭則田產猶爲孫子之謀而游入學而德尚未成論官而
材方待用第援匪頒之式以馭臣鄰升斗之稍非所給也乃文王
則有世祿之制爲念先臣小大從公或贊契龜於豳邑或襄走馬
於岐山今日之社稷壇壝何非勳臣翼工之櫛沐而忍衡其報乎是
故賢能登六計雖祇仰給於天家則知廉吏之可爲而盈庭猶勵
勳績紀太常閥閱不淪於皂隸則待功臣者不薄而國體無虧洎
至武成大告之餘大而自茅裁錫河山延帶礪之傳小而騑旋既
習尹姞衍衣冠之澤王者命司勳以紀績公田不盡庶子有官且
合百世而隆其崇報以是知世祿實忠下之盛典也已鄭蘇年師
評云揚班其采寫韓其心亦足以傳孝廉矣

制義叢話卷之十九